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重启吧，
九月！

■ 郗旗

几场雨之后，暑热退去，九月如期而至。

阳光依然耀眼，但少了之前的灼热，给人暖意。初秋九月，不冷不热，正好。穿衣不必太露，饮食清淡最宜。想象中，若邀三五好友小聚，是最惬意的。

天湛蓝高远，云是它纯净的表情。一早一晚，凉风习习。到离家不远的公园里漫步，闻馥郁的香气，一抬眼，满树的桂花开得正旺，这是记忆中的九月。

这个九月已过去三分之一。因成都发生疫情，所有人只能宅居家中。不能到公园里漫步，不能闻桂花的香，只能在心里想想。想想也是极好的，放一把椅子于阳台，泡一杯清茶，独享九月城市难得的安宁。

眺望窗外，阳光灿烂，天空如洗，几朵白云悠然。想老家乡村，此时正是稻谷弯腰，田野金黄；满山的玉米杆系着红缨，抱着沉甸甸的玉米娃娃，令人欣喜与艳美！

闭上眼，就到了梦里：儿时老家的那几间瓦房，门前一块石地坝，外婆满头白发，翻晒着几床旧棉絮，簸箕里晒着红辣椒……屋檐下的那把竹椅里，是谁在打盹儿？是我走入了外婆的梦里，还是外婆走入了我的梦境？梦境与虚幻，总是短暂。一愕神，睁开眼，九月的阳光依然灿烂。

这样的九月，适合读读闲书。古人的散文，譬如柳宗元、欧阳修；现当代，譬如周作人、汪曾祺。汪曾祺的散文我是极喜欢的，文字简洁随性，充满意趣。随便翻上几页，没有目标。眼睛累了，摘下老花镜，小憩一会儿，喝喝茶，看看远处没被楼房挡住的公园一角。

有飞机从头顶掠过，习以为常。不远处是江安河边的一排柳树，已失去春夏的葱绿。正好有鸟鸣声入耳，几只白鹭悠然地飞，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并不十分应景。

九月，并非都是阳光明媚，也有阴天、雨天。即使是阴天，光线并不晦暗。如同人的心情，太开心或沉郁伤悲都是不好的。不喜不悲，才是常态。

雨天呢？没有春雨的浪漫，夏雨的酣畅，也没有秋雨的缠绵。虽时令早过了立秋，这样的雨天大多不会引发人的多愁善感。雨不多，但还是有的，下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恰到好处罢了。

这个九月，并非闲得无聊。这是居家静默时段，也是周末。还有网课在等着。和孩子们通过网络和屏幕交流，听他们稚嫩的童声读儿歌、讲故事；看他们胖乎乎的小手一笔一画，工整认真地写字……也是极开心的事。

九月，接下来会遇到什么？翘首以待——步入校园，和孩子们的嬉戏打闹、欢声笑语撞个满怀；按下暂停键的成都，必将重启播放模式，如九月的阳光一般美好、灿烂。

秋天晚上，外出散步，如果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倾听虫声。张潮《幽梦影》中言：“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方不虛生此耳。”

夜色渐浓，即使路旁有灯光、月光，也几乎见不到鸣虫的踪影。它们要么像竹蛉那样登在树枝上，要么像金铃子那样伏在草丛中，要么像蟋蟀那样端坐在洞穴中，时常是只闻其声，不见其身。有时候，我听到“丝扎、丝扎”的虫声，却判断不准是不是蝈蝈在叫，打开手机照明，循声而觅，却总是在众多虫声中失去最后一点线索和希望。我羡慕那些拍到鸣虫声像的网友，即使不知道鸣虫的名字，也很快能够得到其他网友的帮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我牢牢记在心的话。

鸣虫极聪慧，选择在夜色中发声，既安全又能敞开了“嗓子”释放野性。它们不欢迎我的到来吧？我步入公园，郊区或者偏僻的绿化带，虫声早已开了场，早先不知是谁带的头，眼下大合唱正臻于佳境，恍若阵雨一般绵密地交织着，一声紧接一声，一线缠绕一线，降落到每一个角落，也将我疲惫的身心淋湿了。如果我的脚步过重了，喘气急促了，一些鸣虫会骤然销声息鼓，空气中似乎飘来对我的警觉。待我刚刚走过，它们又轻松快乐地歌唱起来，歌声是那么忘我，那么奔放。

秋听虫声

■ 孙君飞

当人需要休憩时，白天的那种光芒未免过于刺目。我在适宜的夜色中徐徐地行走着，鸣虫在身边漫不经心地清唱着，人与天籁若即若离，万物与世界贯穿融洽，再也没有比这更难得的时光了。夏天盛极一时，蝉鸣也粗犷热烈，然而到了秋天，仿佛在一夜之间，群蝉便偃了旗、匿了迹，高亢磅礴的蝉鸣也随之消散，代以中低音为主的虫声，丝丝入扣，如话家常，听来更加惬意亲切。蝉有夏的气概，鸣虫有秋的气息，大自然安排的一切莫不般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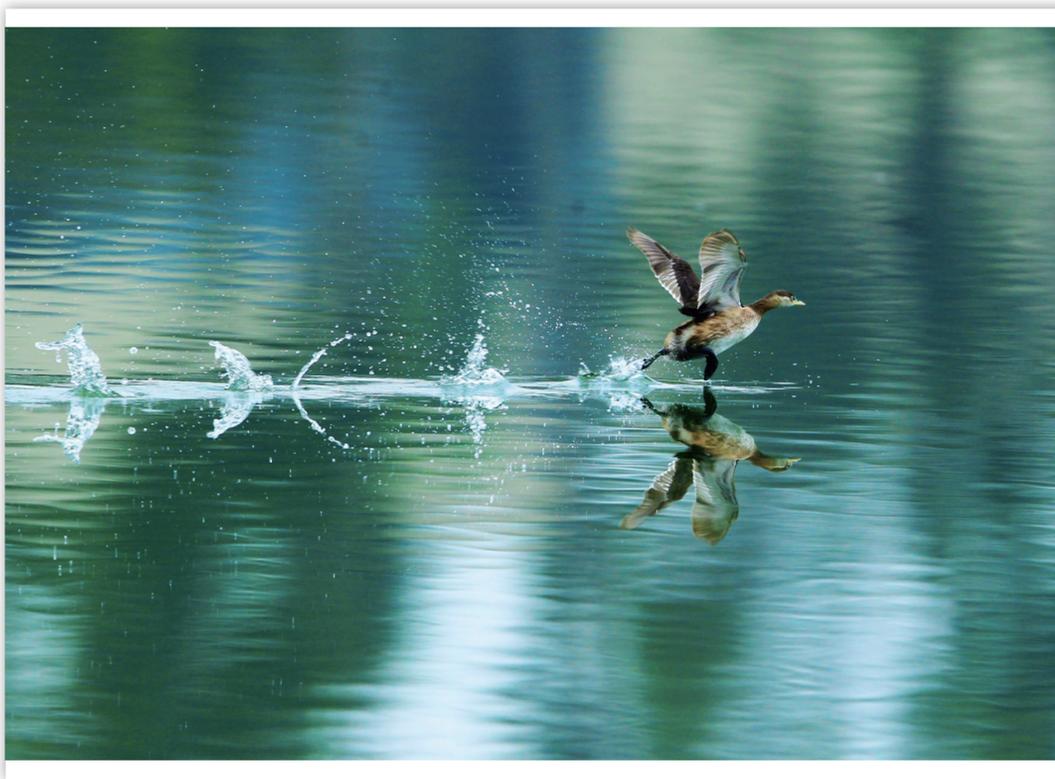
秋高气爽，鸣虫的歌声也旷远洒脱，覆以朦胧的夜色，虫声愈发精巧可爱。有的虫声细若游丝，有的虫声如珍珠滚玉盘，有的虫声怎么听都像金子做的铃铛在轻快地摇动，形似琵琶的竹蛉在鸣叫时像在牙牙学语……我还听到有趣的虫声：有的蟋蟀好像顽童只顾“嘟嘟嘟”地吹喇叭，油葫芦的叫声正似芝麻油从葫芦里倾泻出来，“咕嘟嘟、

咕嘟嘟”……我只恨自己的耳朵不够敏锐，掌握的拟声词不够丰富，当我刚用一个句子尝试描述鸣虫的歌声，它就失去了恰切的真意，我的句子和真实的虫声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贴合的距离。

“观景不如听景”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要想明白虫声的妙处则非置身虫声中不可，用耳朵直接去灌入声音的水，用内心直接去经历声音的洗涤，才能拥有立体的感受和体味。如此说来，我也不羡慕那些拍到鸣虫声像的网友，也不再纠结自己能否用精确生动的句子将鸣虫的一声深情描述出来。

我心旷神怡地行走在布满虫声的大地上，众多鸣虫的歌声像雨点、像花瓣、像萤火虫幽幽的、绿绿的光，再亲切的声音听久了也觉得神奇，我和它们像是邂逅，又是共赴一个彼岸，它们既在陪伴我，又在成就我。我渐渐成为行走着的一株绿色植物，耳朵却保留下来。鸣虫的歌声滋润万物，也滋润着我在夜色中已显苍老的身心，又是那么自然顺畅地抵达了我生命的深处，找到我的空洞然后填满了它。

虫声如诗，从《诗经》里一直吟唱到今夜。我挺了挺身子，神情也不由肃穆起来。鸣虫的声音无需澎湃嘹亮，它以那种难以描述的悠悠诗韵淌进了我的身体里那片开始荒芜的地方。

凌波微步
张永生摄

人与花心各自香

■ 漆艳林

“桂花香雾冷，梧叶西风影。”秋已至，天渐凉，微风一拂，触鼻生香。似曾相识的香气，感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缕缕清香丝丝甜意，从鼻子的嗅觉进入到舌尖，回味无穷。竟惹得我情不自禁地循着香味，寻觅踪影。

这香如此熟悉，果然来自十里飘香的桂花。在小区里走了一会，终于发现几树颜色各异的桂花。我站在旁边观赏，顿感“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朵朵米粒大小的花，缀在桂树的枝丫上，花朵娇小又可爱。在绿叶间躲藏着，仔细看，才能瞧得更真切些。

中秋节未过多日，桂花已开始飘落，脚下一地便是，有点淡淡的伤感涌上心头，这么玲珑的花朵，怎能让人忍心踩上去呢？金黄色、米白色、橙红色的花落在一起，好似才落笔的油画，别有模样，俊俏得很。

不知是昨晚秋雨无情打落的花，还是秋风深情告白，极力要带花朵走。总之，树没挽留，风已走，花朵遍地留。我站在原地唤女儿：“娜娜，把家

里的小花篮提来。”她一路小跑过来，我从她稚嫩的手中接过花篮。她仰着头看着我，好奇地问道：“妈妈，你要摘桂花吗？”我笑着回答她：“我们捡些花吧，树上的让它继续灿烂。”

女儿和我蹲在草地上，仔细地捡着桂花。捡在花篮的花依然生机，丝毫看不出是掉落的朵儿，篮子里透露出馥郁的香气，令人微醺。

我问女儿：“你想留住桂花的香吗？”她的小脑袋使劲点头，说：“当然，当然。”我看了篮子里的花刚好，带着女儿回家了。把她新发的书拿了出来，打开书的扉页，在书本里撒了些桂花，她欢喜地又蹦又跳。我告诉她：“就算桂花都凋落了，花香

会存在书里，打开书的时候，闻到花香。书生香，就能想起桂花，想起美好的时光。”

花香也勾起我读书时的记忆。初三的时候，教室恰在一楼。窗外就有一棵桂花树，忙着中考的日子，总是无暇顾及，压力陡然上升。王老师好像看出我的焦虑，傍晚，她拉着我来桂花树旁，嘴里念道：“一枝淡艳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然后问我：“你看看桂花树，再看看教室，这场景像不像？”然后，她摘了些花，让我放在书页里，说：“愿你们都能蟾宫折桂。桂花落，香飘散。日后桂花的香留在书中提神醒脑，陪着你冲刺中考，见证你努力的模样，可好？”我点点头，笑着说：“好。”果然，香味存于书间，闻着花香，我就能想到花正努力盛开，大家正努力奋斗，各自芬芳。我就觉得心情轻松多了，看书也不再烦躁。有桂花香的陪伴，第二年我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时过境迁，再看桂花，脑海里总会浮现桂花盛开时，同学奋笔疾书，认真学习画面。如今，我将其赠予女儿，同样希望“人与花心各自香”。

可贵的孩子气

孩子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有所不同，他们因为还没有完全被世俗沾染，所以更具想象力与幻想精神，由此，他们的想法与表达也往往会带给我们许多意外之喜。

有一年，孩子告诉我，原来他每年过生日都许愿想要两只老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每次大人让他许愿时，他其实并没有想好要什么，于是就拼命想，想着想着，就觉得养只小老虎应该不错，但一只小老虎太孤单，最好再来一只大老虎。可大老虎太霸道了，总是欺负小老虎，他虽然很生气，可还是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说服了大老虎，让它们俩成为了好朋友。之后，他就带着它们一起在大森林里散步，威风极了。

我以为他是在编故事，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是真的，他说9岁以前的生日每次都这样许愿，可是一次也没实现。说完还自嘲地说：“老妈，你说我过去多幼稚。”

我一边笑，一边却觉得他的这份“幼稚”是可贵的孩子气，值得我好好呵护。

我们俩都喜欢苏斯博士的绘本，《桑树街漫游记》是我们两个最为喜爱的故事之一。一个刻板的父亲想和儿子有更多的交流，于是吩咐儿子每天回家向他汇报在学校和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小男孩兴致勃勃地和爸爸说过后，爸爸却批评他说：“别再编造奇怪的故事说给我听，别把小鱼儿说成巨鲸。”

这天上学前，爸爸又嘱咐叮嘱他要好好观察，放学后，小男孩睁大双眼盯着街道。他看到一匹马拉着一辆破车驶过，除此外什么也没有。就告诉爸爸这么一点小事吗？那可太没意思了。他想，其实那是一匹斑马，驾车的是一名武士。不，还不够，马车应该换成战车才威风。可这还不够绝妙，要是大象、驯鹿来拉车就更精彩了，宝座上应该坐着有钱的王公。但如果有一个盛大的铜管乐队就气势雄伟了，市长先生也来参加。现在

街头发生拥挤，警察护卫来维持治安……全世界的表演家都来参加集会，马达轰鸣、飞机凌空、人人喝彩……小男孩越想越得意：“这么精彩的故事，没人能胜过我。”他大摇大摆地冲上楼，感觉自己真了不起。可是爸爸淡淡的声音传来：“放学路上你看到了什么？”小男孩顿时红了脸，只巴巴地说了一句话：“没什么，只看到一辆平常的马车。”

故事中小男孩如果能够有一个懂得倾听的爸爸该有多好，他的童年一定会充满了欢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了不起的故事家。当他回忆起童年时，会满含着笑意想起那个肯于倾听他的爸爸对他的每一句鼓励。可惜，有很多像故事中这样的爸爸，一句话就浇灭了孩子的快乐与梦想。

有一次坐公交车时，我注意儿子仿佛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中，每隔一会儿就作出往外扔了一个东西的手势。于是，他“扔”一下，我就

“捡”一下，他笑了，问我为什么要捡。我问他为什么要扔，他说：“这些汽车我不要了。”我说：“不能乱扔东西。”他说：“不，这些小汽车我都不喜欢了，我一扔就有人捡起来，他们都很开心。”你看，小孩子的脑子可是一刻也不肯闲着的啊，他们的脑海就像一个了不起的城堡，里面有千千万万个故事随意发生着。

很多大人不理解孩子，总觉得孩子说的话太离谱，是在“胡说”“吹牛”“胡说八道”，其实那是他们不懂得孩子，也忘却了自己曾是孩子。如果我们愿意包容孩子的天真与孩子气，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世界与可爱的儿童世界。反之，如果大人总是打断孩子的想象，久而久之，孩子就再也不愿意与大人说什么了。

我们要学会倾听，倾听的本质是理解，要学会理解孩子，还需要一点点耐心，需要大人对“孩子气”的珍惜。

拆盲盒

■ 章铜胜

我没有拆过盲盒，却无端地觉得拆盲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可能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或惊喜、或开心、或失望等等。我又觉得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就像是拆盲盒，因为未知，我们才对每一天抱有更多的期待与热情，这样多好啊。

妻子喜欢网购，淘一些她喜欢的东西，或是买一些家庭生活需要的东西。而取快递照例是我的事，经常在下班之前，妻子会发几条信息给我，都是取快递的编号。我每次去取快递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接过的是一个一个的盲盒，只能从盒子的外形和分量猜测里面可能会是什么，有些盒子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而有些就不那么好猜了。虽然常去取快递，掂量着手各种各样的盒子，猜测里面的惊喜，也就不觉得这件事有多烦了。

从学校毕业以后，我一直喜欢读书。几年前，和朋友聊天时，他对我说，你这么喜欢读书，就不想写点什么吗？听他如此说，想了想，是啊，为什么不把心中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呢？于是就写一点简单的文字，并尝试着向外投稿。这几年，陆续有一些文字变成铅字，见诸报端。每天，都会用搜索软件上网搜一下，看看自己今天有没有文字被编辑选中，在报纸或杂志上刊发出来，打开搜索软件的那一刻，就像是打开一个盲盒，会给我惊喜，也会让我有些许的失落，更会让我懂得，只认真读书、写字与努力付出，才不至于让盲盒常空，才会时时为自己创造一份小小的惊喜。

一位文友用自嘲的口吻，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自己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楼下的信箱，看看里面有没有样报校刊寄来，有没有汇款单之类，如果有，就非常开心了。他说这样很像自己的奶奶，奶奶在每天黄昏时，都会到厨房边的鸡窝旁，将手伸到鸡窝里摸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鸡蛋，有几个。如果哪天奶奶伸手摸到的鸡蛋的数量，能让她满意的话，她脸上的皱纹会荡漾出迷一样的笑意。朋友家楼下的那个信箱和他奶奶的鸡窝，是不是他们在黄昏时打开的那个“盲盒”呢？

白露那天，气温好像又回升了一些。早上，看到一位朋友晒出一张桂花开了的图片，有些将信将疑。朋友家距我所在的城市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桂花的花期会相差多久呢？上午，在凤凰山下走，从一条溪边走过，溪边零零散散地栽了不少桂花树，有金桂、银桂、丹桂种种，每年花开时，一路花香。今天特意看了一眼，路边的桂花还没有开。可顺原路返回时，忽然闻到一股桂花香，回头去寻，有一株金桂的枝条上开了不多的花朵，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是难以发现的。那缕桂花香和枝上的几朵桂花，悄然地为我打开了秋天的某个盲盒。

以前的生活，似乎过得更随意些，不在乎一些细节，也因此忽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些年，开始留意季节细微的变化了，仿佛觉得日子过得更充盈了些。因为一枚芽萌、一丛草绿、一朵花开、一个果熟、一片叶黄，或是晴风雨雪、露凉霜冷，而会有些许的感触，像是自己主动去打开季节的盲盒，从中去寻找四季轮回的某些秘密，或是那些细微的变化，为我打开了某些藏在自然深处的秘密的盲盒，让我为之着迷。每一天，我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打开一些生活的盲盒，盲盒里藏着我们的酸甜苦辣，也藏着我们最真实的喜怒哀乐。

